

紫琅诗会

## 今年的春光

——献给抗疫之中的人们  
□童国华

一

今年的花骨朵  
需要进行分类打包  
花期经过海运、陆运与空运  
一趟又一趟浇灌虔诚渴望  
到达花枝朝夕

今年的家园  
留鸟飞去远方望乡  
山高水长,烽火的家书  
都挂在天使的翅膀上  
明月,展读思念和祈盼

今年的明媚诗行  
众志成城壮丽篇章,战鼓  
雄兵,万里沙场  
江河奔涌,逆流而上  
千帆竞发的光芒浩浩荡荡

二

我们这里的酒,都严禁口服  
折叠椅都是大海上  
蔚蓝的帆船,我们这里的人  
都是海鲸穿着天上的云朵;

双层口罩起码还能隔音  
我们这里的问候就是点一下头  
凭身段辨认天使,所有的美  
藏在一对心灵窗户中;

春分捧出桑叶的肺,谷雨  
的呼吸在柳枝条上游走,我们  
这里,灰白的脉络比  
绣花针尖的咳嗽显得分明;

我们在这里,想探望一下  
颧骨温柔的瘙痒,都能  
抹出一丝不为人知的小心翼翼  
我们在这里  
为亲人浇灌春天花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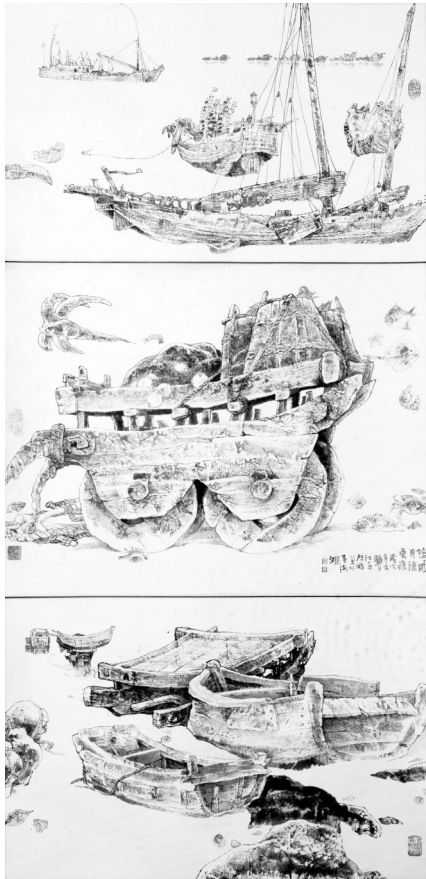
三

我想这样描述:手掌心  
预留开垦地,体温计上  
小红花苞每颤抖一次  
都会把玫瑰推到春天生长;

我想为棉签与碘酒,对接  
一次相逢,白玻眼镜又却好像能  
照亮她们的柳眉,就像  
弯弯月亮贴在宁静湖面上;

把放风筝的细线从天空采下来  
绕着万物生长,注射器换成  
一架钢琴,抚摸过云朵的手指  
弹奏江河天籁之音;

这里是一座徐徐舒展的花园  
天使托盘里盛满爱心种子  
她们俯身播种春满人间  
润物无声的细节令人心动!



## 心香一瓣忆老尤

□殷建峰

又是一年春草绿,每当清明时节,我会倍加思念一个人,他就是老尤。

老尤大名尤建华,其实他并不老,因公牺牲时年仅50岁。尤建华生前系南通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六大队民警、“老尤查报站”站长。尤建华1981年10月入伍到“济南第一团”。新兵集训期间,尤建华就在全军大比武中夺得第一名。1987年4月,尤建华随部队担负起老山地区防御作战任务,他所在的工兵排要为部队排雷、开辟通路。作为排长,每次执行任务时,尤建华都坚持“第一条路先走,第一颗雷先排,危险时刻自己先上”。在老山前线他亲手排雷1123枚,设障埋雷1250枚,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被集团军荣记一等战功。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在视察老山前线时称他为“老山雷博士”,并与他合影留念。1988年5月,中央军委表彰他为“排雷英雄”,他因此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1999年转业后,他成为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他在战火纷飞的老山前线是“排雷英雄”,转战到交巡警查报站,他恪尽职守,创造了查处违章车辆最多、群众“零投诉”的奇迹,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老尤生前被评为南通市公安局十大爱民标兵、江苏省首届十大爱民警察、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同时他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等多个荣誉。

10多年前,我曾多次采访过老尤,时间一长,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2013年9月3日晚,我的手机突然传来老尤在执勤过程中突发心梗抢救无效而离世的噩耗,顿时泪流满面。老尤离去得是那般匆忙,让他的亲人和好友一时都回不过神来,他的点点滴滴又重在脑海浮现。

我第一次采访老尤时,他刚刚执行完任务,可手上的电话不时响起,采

访几次被警情打断,他一边跟我致歉、一边急急忙忙处警。采访中,我被他的事迹所感动,提出请他到平潮镇新坝初中作报告的要求,当时他的话我依然记得:“与过去相比,我实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我现在只是把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小案、小事办好,密切警民关系,进一步树立人民公安的良好形象。”最后,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为平潮镇新坝初中的学生及如皋的公安民警作了一场报告,深受与会者的好评。当时,我的女儿殷焱还是一名初中生,听了老尤的报告后,深深地被感染,会后缠着老尤问这问那。2013年夏,她考上了江苏省司法警察学校,立志要当一名人民的好警察。如今,她在平潮派出所从事文员工作,她说,老尤精神永远激励着她好好工作,为民服务。

老尤从不向组织上伸手,家中环境简陋。2010年12月的一天,我到老尤家取他在部队的老照片,发现房子装修陈旧,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更没有成套的家用电器,客厅仅有一台旧彩电,这让我十分震惊。临别时,他还特地从6楼送我下楼,直到我远去,还看见他站在门口的身影。

老尤转业时完全可以到待遇更好、工作轻松的单位去,但他选择了交警。我采访老尤的查报站,发现虽然地方小,但屋里挂满群众敬送的锦旗。他在查报站工作10余年,与当地老百姓相处得十分融洽。人们这么评价:“他把辖区群众当成了亲人!”附近社区有户特困家庭,老尤隔三岔五前去看望,送钱送物从未间断。有一次,他听说我要去三里墩一户军属老大妈家中采访,怕我人生地不熟,当即带我前往,其情殷殷,至今让我感到温暖。

清明时节,因为疫情不能到墓地祭扫,我用点滴回忆献上心香一瓣。老尤,我尊敬的大哥,你的音容宛在、你的精神永存,我们永远怀念你!

### 《天风阁画存》品读

#### 悠悠岁月沧桑痕

(143cm×67cm 1999年)  
画/沈启鹏 文/郑文光

苏中苏北南黄海滩涂上有许多水道港湾,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风里浪里历练,不仅有与大海搏斗的生存技巧,而且创造出农渔文明的各种渔业器具。二三十年前很少有铁质渔船,那些木制的牛车大海船是先人与海抗争的不朽杰作,南通特有且珍贵的渔业文化遗产,作者尤其醉心于此、珍爱于此。作品以组画的图式,记录大海船、小舢板、老牛车经受大海无数次的风吹浪打,却顽强地抵御住被吞没、被粉身碎骨的命运,成为寻常中又不寻常的物态。它们周身刻录着沉重、残破、缺损、斑剥、苍老的痕迹。这些痕迹既是久远的见证,又象征着不寻常的历史记忆。作品以纯墨色写成,精意中求拙。运用了拓印技巧,这是成功表现沧桑痕迹的理想选择,更是由象得意,借助艺术实现对话的手段。

玉兰一瓣

## 竹园

□李建峰

“前有砖场、中有瓦房、后有竹园”,这是对过去乡间殷实人家的描述。一户农家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竹园,这一家老小的吃饭、穿衣、孩子上学等开销是不用愁的。因此,这一座竹园就相当于一个家庭的小金库。

用竹子做的篮子、淘箩、筛子等,是过去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器具。因此,绝大多数人家都得拿出平时省了又省、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几个钱,去极少有竹园的人家买几根竹子,请来篾匠,用一两天时间编制些日用器具。虽然一户人家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户数却不少,积少成多,是有竹园人家一笔比较可观的收入。

竹子长粗了、长长了,可以卖出去做钉耙、锄头、铁叉等农具的柄,撑船的篙子、建房的椽子等,这又是竹园的另一份产出。

春天到了,几场细雨之后,竹笋纷纷破土而出,一天高似一天。有经验的竹园主人则将过密的、感觉不能成材的挖出来,一部分自家用来炒鸡蛋、咸菜、肉片等改善伙食,一部分送给亲戚邻居,有时也拿出点去小店换些日常用品。

竹园每年都要修整一次,那些整理出来的细竹子,有人家用几个鸡蛋换回去插篱笆。削下来的竹枝、扫出来的竹叶,是烧水煮饭的好柴火。

我家屋后原来有一个近百平方米的竹园,但不知是因为花斑竹品种不好,还是培管不善长势不好,极少看到有人来买。后来,我家的竹子竟然开了花,枯死了大半,被父亲全部伐掉,栽种了蔬菜。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相当多的人家争相买竹子织凉席,少的人家一两条,多的人家四五条,竹子的用量更大了。那时的篾匠生意兴隆、应接不暇,一时还掀起了子从父业、弟入哥门、辍学拜师之潮。那是竹园最为兴旺的时期。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塑料、搪瓷、不锈钢等用具的普遍,大多数人家很少用竹器具了。农具的柄大多也由车床削削得圆直光滑的木棍代替。电风扇、空调的入户,凉席也无人问津了。竹子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和价值,红极一时的篾匠大多刀刨入库改行了。那葱郁翠绿、竹影摇曳、风吹叶响、财源不断的竹园也随之变得乏人问津。偶然有人前来索要根把竹子回去修补修补竹具,或有老者取竹做拐杖,也有小孩未经许可可剥竹做钓鱼竿。

乡间的竹园,因为农村土地归整、住房改造搬迁而衰败被毁,现今已很少见。人们能看到的竹子,主要是在公园、景区等处规模不大的观赏竹。